



农村故事书

# 石敢当

宣风等编写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农村故事书

# 石 敢 当

宣 风 等 編 写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石 敢 当

宣 风等編写

---
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(北京朝阳門内大街320号)  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13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960毫米  $\frac{1}{32}$ ·印张1  $\frac{5}{8}$ ·字数24,000

1965年5月第1版·196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·印数000,001—180,000

---

统一书号: T 10168·60

定价:(四)一角一分

## 內容提要

本书里收集了《石敢当》和《血泪斑斑的罪证》两篇作品。前者写的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农民英雄石敢当，因反对恶霸地主活阎王行使“初夜权”，被逼得家破人亡，后来在地下党员雷良洪的培养下，觉悟逐渐提高，斗争经验逐渐丰富，终于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和优秀的游击队长。后者写的是四川省恶霸地主刘文采的滔天罪行。刘文采罪恶如山，数不胜数，作者挑选了几件比较典型的事例，写成了这篇故事。故事中有血有泪，能够帮助农民回忆起解放前受人剥削的痛苦生活；对于没有受过剥削的青年一代，更有教育意义。

## 目 录

- 石敢当 .....宣 风 (1)
- 血泪斑斑的罪证 .....唐耿良口述  
席 文整理 (27)

# 石 敢 当

宣 风

这个故事出在解放战争时期，地点在江西南部的大庾岭山区里。这儿山高林密，山里的恶霸地主坐地称王，凶横无比；农民、猎户被统治阶级逼得无路可走，常常自发地拿起武器来反抗，因此阶级斗争十分尖锐。

大庾岭山区里有一个二十来家铺面的小小集镇，名叫回龙墟。回龙墟有一家铁匠铺，铺子里的大师傅名叫雷良洪。此人大约有四十多岁，带着两个徒弟，名为打铁谋生，实际上他是共产党地下区委的负责人。他在这里利用认干亲、拜把子等办法，团结了许多苦难深重的农民，准备把他们引上革命的道路。在和雷良洪拜把的弟兄中，有一个人名叫石敢当。谈起石敢当的家世，倒还有些来头。他的爷爷曾经当过太平军，太平天国失败以后，他也死了；临死留下一把马刀，算是他唯一的遗产。石敢当的父亲穷得一无所有，今天上山打猎，明天下河摸鱼，好容易在回龙山里租下几亩薄土荒林，盖了一间茅屋，成了家，养下了一双儿女。当石敢当出生的时候，他父亲看见路边的半截烂

石头，刻着“泰山石敢当”几个字，心里一动，就给儿子取了这个名字。石敢当从小跟着父亲捕鱼打猎，练成了一付好身体、一手好枪法，加上他性格刚强，经常在山南山北一带帮着穷人打抱不平，因此在周围几十里的地方，很有一点小名气，穷人喜欢他，财主老爷却十分讨厌他。除了石敢当以外，雷良洪还有一个拜把兄弟，名叫包家福，是个剃头匠，住在回龙山脚下的龙爪坳，每逢三六九赶墟，就提着箱子到回龙墟剃头。这个人个子瘦小，十分机灵能干，跑的地方多，结交的穷朋友也多。这两个人虽然还不知道雷良洪是共产党员，但对雷良洪十分尊重。

有天夜里，雷良洪的两个徒弟早已睡着了，他自己却还在木板床上斜躺着，考虑着第二天进城的事情，忽然听见外面有人砰砰砰地敲门。雷良洪吃了一惊，连忙叫醒徒弟，自己顺手抓起一根铁棍，走了出去，躲在门背后，然后轻轻地拉开门栓。只见大门开处，黑暗里闪进来一条高大汉子，前脚刚刚进门，就粗声粗气地叫：“大哥，大哥！”原来这人正是石敢当。雷良洪一伸手捂住他的大嘴巴，探出头去前后望了望，这才关好门，把他拉进自己睡觉的屋子。

进了屋子，借着昏暗的灯光，雷良洪才看清楚石敢当带着一脸的怒气，他右手提着一杆乌枪，左

边腰上挎着那把祖传的馬刀，光光的大脑袋冒着热气，双眉倒立，一对大眼睛瞪得溜圆，满脸满下巴的胡子楂根根竖起，好象馬上就要去和誰拚命的样子。雷良洪还没有顾得上問他为什么，他早就抓住雷良洪的两只胳膊，連吼帶叫地說：“大哥，我家里出事了，你要帮我报仇啊！”

果真，石敢当家里是出了事了，并且是一件大事。这件事是这样发生的：

回龙墟附近有个回龙湾，是国民党回龙区党部主任——活閻罗閻兴生的老窩。回龙湾在回龙山下，一面靠山，三面环水，龙涎河把它围了大半个圈，向东南流去。回龙湾周围筑了四、五里长的围墙，墙上有枪眼，只有一道桥可进石砌大門。围墙内有百来亩地面，建有高楼大厦，和許多仓库、营房；养着五十多名自卫队员。活閻罗身边經常不离两个保鏢的，平日为非作歹，无所不为，常在深夜抓人，并且敢于私設公堂，任意判罪。周围五、六十里地的群众都受了他的坑害，不知有多少人被抓进去折磨死了，龙涎河經常漂着从围墙里抛出的死尸。所以群众把他叫作活閻罗，并把他的大門叫作“鬼門关”，把門前那道桥叫作“奈何桥”，把他的厅堂叫作“閻罗殿”。

活閻罗立下了一条法規：凡是他的长工、佃戶、猎戶娶亲嫁女，他都要享受“初夜权”。事情就



出在这个“初夜权”上头。石敢当有个妹妹，名叫石桂华，和龙坳的一个后生龙荣相好，早就要结婚。但是，石家是活阎罗的佃户，按照“规矩”，应该让活阎罗享受“初夜权”。桂华不甘受这种侮辱，因此婚事就一直拖延下来。石敢当不赞成妹妹这样拖，他要桂华和龙荣远走高飞，到外地去成家。他爹也同意这个主张。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石敢当带着桂华和龙荣动身向广东走去。过了江西边界，来到广东的一个墟镇上，找到了一个亲戚，安顿好了桂华两口子，他才回来。谁知回家一看，一间茅屋垮掉了半间，屋里的东西扔得七零八落，一个人也找不见。他向人打听，才知道他们走了以后，活阎罗查明情况，大发雷霆，就带人抄了他的家，把他爹捆在石板上，丢进了龙涎河里活活淹死了，并且把他的妻子带进了“鬼门关”。石敢当听了这个消息，有如五雷轰顶，当晚就奔到回龙墟，要求雷良洪出个主意，一方面把妻子救出火坑，一方面给死去的父亲报仇。

雷良洪听完了石敢当的叙述，皱着眉头沉思了一阵，说：“好，这个仇一定要报，人也要救。不过，你我弟兄力量还很单薄，你先不要着急，我在城里还有几个朋友，明天我就进城，和他们商量一下，回来再说。我估计活阎罗可能要抓你，这里你也呆不住，现在我们先到包老弟那里去。”石敢当



一向是信服大哥的，听雷良洪这样说，只得按住满腔怒火，跟着雷良洪走出了铁匠铺。夜深人静，淡淡的月色笼罩着群山。两人一前一后地走进了森林。石敢当说：“活阎罗害了我一家人，还要抓我？我不怕，碰上了就拚！”雷良洪说：“你去拚吧！你最多拚他三个自卫队员，可他马上又会添上六个。拔去了你这个眼中钉呀，他才活得舒服哩！”石敢当再没有开口。两个人默默走着，翻过一道高岭，

来到一个深山坳里，这里便是龙爪坳。龙爪坳只有五户人家，他們的包家老弟——剃头师傅包家福，就住在榕树边一幢孤零零的屋子里。这时天快亮了，包家福开门让进了他们，石敢当开口就说：“我饿了，搞点东西吃。”包家福忙叫起老婆去做饭。

三个拜把兄弟在桌旁坐下，大哥雷良洪一边点火抽烟，一边叮嘱包家福说：“我把石家老弟交给你了，在你这里蹲两天。”接着对石敢当说：“这两天你不许出门露面！过了两天，我就来告诉你报仇的办法。你能不能做到？”石敢当答应说：“好，我听你的！”包家福不放心地说：“在大哥面前可说清楚，你在这里要听我的。”石敢当说：“行嘛，你把我反锁在房里好了！”这样一设定，雷良洪便起身回铁匠铺去了。石敢当吃饱了饭，进房去睡觉，真的叫包家福上了锁。他疲乏极了，一睡就睡了一天一夜。

第二天早上，他睡够了，焦躁不安起来，坐又不是，站又不是，把包家福叫进去说：“怎么样？你嫂子的情况打听到了没有？”包家福说：“你别着急，我早给你打听到了！”石敢当兴奋得一巴掌打在包家福肩上说：“你怎么不早说呀？”包家福说：“你呀！睡得象只猪，把你抬去卖了都不知道。”石敢当说：“废话少说，快告诉我，你嫂子到底怎样

了？”包家福告訴他說：“是这样的：昨天你睡了，我就有心去打聽嫂子下落，特地到回龍灣去剃頭。進了‘鬼門關’，他們不讓我進正屋，只叫我在門邊一個棚子裏做功夫……”石敢當知道包家福有個愛羅嗦的毛病，打斷話頭說：“你只說你嫂子怎樣了！”包家福自顧自的說下去：“总算機會好，碰上我一個表弟。你猜他在裏面做什麼？挑水的！閻家除了那個鬼門，不是還有個小後門通河下么？他每天就是走那個小門挑水，一天要挑一百多担，真累呀！”石敢當急躁地說：“我管他累不累！”包家福從容地說：“我一見他，就拉他來剃頭。他說：‘頭髮不長。’我說：‘給你刮個胡子。’硬把他拉到椅上坐下。坐下就好辦了。我細聲細氣地向他查問嫂子的情況，他都告訴我了。原來嫂子被活閻羅抓進去後，活閻羅硬把她配給他手下一個保鏢的。嫂子拚死拚活不答應，挨了好多打，折磨得不象個人樣。保鏢的也不要她了。活閻羅就把她打進豬房，天天侍候豬，吃呀住呀都跟豬在一起。苦是苦呀，不過命是保下來了，也沒有受人糟塌！”石敢當聽了，這才松一口氣，放下了心；勾著頭想了一會，突然抬起頭來問：“你那個表弟是不是好人？”包家福說：“當然是好人！從小放牛，大了當長工。”石敢當又央求包家福說：“你再去找找他，看看有沒有法子救你嫂子出來！”包家福尷尬地說：“大哥交代

了的，等他两天！”石敢当說：“你去打听，我又不出去！”包家福笑說：“就怕有了救嫂子的門路，你等不到大哥来，就出去闖禍。”石敢当說：“你放心，今天你去找个門路，明天大哥来了，两个門路一湊，不是更有把握么？”包家福这才点点头說：“好，我去試試！”

石敢当按捺住性子，等着包家福，直等到日落西山，包家福才回来。他一进房門，就把个脑袋搖得象撥浪鼓似的說：“不行不行！沒有办法！”石敢当听了，粗粗地叹了口气，倒在床上躺着，一言不发。包家福在房里坐下，望着石敢当，几次欲言又止。原来他找到表弟一商量，表弟就說可以設法在深夜从后門救人出去，并商量好了进行的办法。他在回家的路上，肚里打官司：告不告訴石敢当呢？他拿不定主意。最后想到大哥的叮囑，才下决心不告訴，所以一进門就搖頭。現在他望着石敢当躺在床上的样子，觉得有些可怜。他是心直口快的人，把这么一个重大消息憋在肚里，实在难受。他想：还是說出来，寬寬二哥的心，等明天大哥来了，再决定行动吧，反正只有一个晚上。包家福这么一想，便痛痛快快把話說出来了。石敢当听了，連叫：“好呀！你馬上去約个時間，今晚就动手！”包家福忙說：“等明天再說吧！大哥叮囑了的，他沒来以前，不許你出头露面。”石敢当說：“弟兄讲的

是义气。要是你老婆被抓进去了，我拚性命也要去救。你怎么就这样忍心呢？”包家福听了，急忙辩白说：“二哥，你说这话真伤我的心！好吧，你说怎么办吧？”石敢当听了，喜的把包家福搂过来说：“这才是好兄弟罗！”

包家福马上去回龙湾，借口丢了剃头刀，进了大门，找到表弟，约好三更时分，从后门救人。包家福出来后也不回家，就在附近龙王庙里等石敢当。天黑后，石敢当翻山穿林地来了。他身上挎着那把马刀，腰带上还插着一柄匕首。两个人在庙里会齐以后，一同来到正对闾家后门的河边，在芦苇丛中藏下；按照约定的信号，等包家福的表弟到门口用香火划三个圈子，就泅水过去。

夜闌人静，围墙里打三更了，二人作好了泅水准备，紧张地注视着黑黝黝的闾家后门。就在这时，沿河的路上传来了人声，越来越近。石敢当爬上两步，拨开芦苇向路上望去，只见两个自卫队员架着一个妇女来了。妇女嘤嘤哭泣，后面跟着一个男的在苦苦求情。石敢当不看犹可，一看胸中就升起一股怒火，心中骂道：“这班恶鬼，又抢人家老婆！”他从外形和声音分辨出，跟在后面的男人是货郎丁三才。

丁三才见已到回龙湾，妻子一进“鬼门关”就没救了，急的奔上几步，死死拖住自卫队员的手臂

說：“冤有頭，債有主，錢是我借的，要抓就抓我吧！”自衛隊員一拳朝丁三才面上打去，罵道：“抓你去吃飯？你老婆要不漂亮，我們還不要呢！”

這時，注視閻家後門的包家福已經看見小門開了，出現了香火，正要拉石敢當看，石敢當卻按捺不住滿腔怒火，“嘯”地跳出蘆葦叢，跨到路上，猝不及防地一刀劈倒了一個自衛隊員。另一個隊員撒腿就跑，一邊跑一邊掏出個哨子吹起來。哨子一吹，牆里就響起了報警的鐘聲。石敢當這才煞住腳，回身跑到丁三才身邊說：“快走！快走！”四個人沒說什麼，往山上就跑。沒跑多遠，“鬼門關”就奔出了二十多個人，打着火把，吶喊着追來。四個人不敢走大路，只揀小路跑，跑到四更時分，才擺脫了追兵。

四個人翻過回龍山，回到包家，已經大天白亮了。包家福的妻子早就做好了飯菜等他們，四個人一邊吃一邊談。當丁三才聽說石敢當為了搭救他夫婦二人，竟耽誤了營救自己妻子的事後，對石敢當萬分感激。丁三才猛然記起一事，當下獻計說：“我前天從縣城販貨回來，在路上茶亭里碰見兩個自衛隊員，纏着我要賒東西。我和他們閑扯了一會，才知他們是進城接‘千金’的。閻家‘千金’在城里讀中學，這次是放暑假回家。我想呀，要是在路上把這個‘千金’劫下來，不愁活閻羅不放出

嫂子来交换!”石敢当听了，拍着桌子叫：“好计!”包家福也连连点头称妙。石敢当忙问：“不知他们哪天回来?”丁三才掐着指头算了一会说：“就是今天!事不宜迟，马上就得动身!”石敢当说：“好，吃了饭就走!”包家福听了暗暗叫苦，忙对石敢当说：“大哥约定今天回来的，你怎么能走啊?”石敢当说：“错过这次机会，以后就没有啦!”包家福说：“还是等大哥来了再说吧!”石敢当央求地说：“好老弟，你就让我去吧!我不去，在这屋里一刻也坐不住的。这样吧，我一个人去，你到大哥那里把情况告诉他。我捉了那个‘千金’，就到龙尾峡的山神庙藏起来，大哥有事，就到那里找我!”丁三才插嘴说：“我同你去，做个帮手!”包家福知道阻挡不住，只得同意了。吃完饭，立刻分头行动：石敢当带着马刀、匕首，把鸟枪给丁三才背着，一同爬山越岭，抄捷径去县城大道；包家福去回龙墟会雷良洪；丁三才的妻子隐藏在包家。

先说石敢当和丁三才。他们来到一片荒无人烟的丘陵地带，埋伏在路旁茅草丛中，等了两个时辰，果见两个自卫队员护着一顶轿子来了。石敢当手握匕首，叫丁三才在草丛中端着鸟枪，只打逃走的。轿子越来越近了，一个高个子自卫队员背着步枪走在前面，一个矮个子队员带着短枪走在后面。石敢当伏着不动，等前面那个走过去了，轿



子也过去了，才纵身跳出去，一扫腿把那个矮个子打倒，接着一脚踏住胸口，右手把匕首举在矮个子眼前，左手去取他腰间的枪。矮个子不知死活，伸手来夺。石敢当右手的匕首往下一戳，矮个子叫一声“哎哟”，手脚乱蹬了几下就不动了。高个子听见后面叫声，回头看见情况，急忙转身取下肩上的枪。石敢当一个箭步跳到他面前，左手抓住枪管一拉，高个子站不住脚，一个踉跄跌在石敢当怀里。石敢当趁势用右手反挟住他，左手把枪夺到手。这时丁三才也跳出草丛，上前反剪住高个子的手。那两个抬轿的被这突然而来的袭击吓懵了，轿子扛在肩上走不动，也放不下，轿子里十六岁的閻家“千金”吓得“哇”地哭起来。石敢当叫轿夫放下轿子，伸手抓小鸡似地抓出了閻家“千金”，然后对轿夫说：“不干你们的事，你们抬轿子回去！”两个轿夫慌忙抬起空轿子回去了。

这边，丁三才已把高个子用绳索反绑起来。石敢当一手抓住閻家“千金”，一手指着高个子说：“本来要你的狗命，现在放你回去送个信。你去告诉活阎罗：他的‘千金’在石敢当手里。他想要女儿，就把我老婆来换！限他今天断黑时候，派人送我老婆到龙潭边上那棵樟树下来！”高个子连连哈腰点头，反背着手跑了。閻家“千金”看见这情况，放声大哭起来。石敢当厉声喝道：“走，跟我走！”